



希望文学丛书

堂堂男子汉

刘舰平



· 希望文学丛书 ·

堂堂男子汉

刘 舰 平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38,000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7,200

ISBN 7-5302-0066-0/I·67

定 价：3.30元



刘 舰 平

作者小传

刘舰平，曾名刘建平，因同名者甚多，故信手拈来一个“舰”字，将名字改得文理不通、毫无意义，只为避免与人雷同重复。涉嫌或盗件，皆出于一个公用姓名，岂不悲乎？

祖籍湖南桃江人氏；1956年10月生于湘西沅陵（那是一座依山傍水、极富魅力的小小古城），喝辰河的乳汁长大，从纤夫号子里听懂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在乡村和县城受完小学教育，往后便无书读，交了学费去办“五·七”农场、修人防工事等。也算高中肄业，1972年初考入县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因囿于“左”而无缘受到导演和观众的赏识，便充作乐手、龙套、司幕等。斗胆写些对口词、小演唱之类，竟也飘飘然做起当作家的梦来，成天躲在剧团一位编剧家里陪编歌词并接受文学启蒙。

1974年以“蜻蜓”为笔名作词并谱曲，写了一首《毛主席送您进干校》，投寄当时全国唯一一家军队音乐刊物，居然两年后被作为“歌颂文化大革命征歌”选登。从此便在小小山城名声大振，理所当然地被列入地、县文化部门的“重点作者”名册里。1975年参加县委农村工作队下乡蹲点；次年参加一项万人水利工程建设，并任工地团委书记（这段经历著有中篇小说《从前这里没有湖》记载之）；1978年调县文化馆任文学专干；1979年3月调湖南电视台任编辑、编剧，1987年9月调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从事专业创作。

写过诗，作过曲，编过剧本，还写了一批小说、散文、理论文字等，获过五花八门的奖（其中《船过青浪滩》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创作上似无太多主见，观念、兴趣极易转移，故其作品难保整齐，读者自可见怪不怪了。

这也许是作者的一种不安分，料其日后有出息或无甚出息，财都决定于此了。

作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湖南分会理事及中国音协湖南分会会员。

生活·文学·追求

——《堂堂男子汉》序

魏 威

这本书于规平是第一次小说作品结集出版，于我则是第一次为人作序。于是，我便多少有点惶恐和紧张，生怕词不达意。

说起我与规平的交往，最初是按照作者与编辑之间最正常、也最无可非议的方式，也即稿来信往的神交开始的。然而在他的故乡风情系列小说初稿中对于湘西山水风情的诗情描写、对于湘西山民的诚挚感情深深地叩动了我的心扉。于是，我便揣想规平一定有过难忘的经历，才使他不能忘情于此。及至终于认识了，我才得知正是这种崇高的赤子之情，成了规平文学创作的原动力。

“文革”开始的时候，规平还是个总角少年。他看到父辈身陷囹圄却毫无怨言，而湘西淳朴的山民则根本不顾“四

人帮”的淫威重重、坦然地照料安顿着他们一家的生活，甚至熬汤煎药，搭起土轿子走出山去延医求药。正是这种磊落胸怀和耿直憨厚的民风不仅在当时抚慰、温暖了舰平的心灵，而且在以后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上，也为他树起了一座导航的灯塔。当他落笔为文的时候，在他的眼前便十分自然地出现了那如画的湘西山水，出现了滩姐和鹧鸪那样淳朴、憨厚的山民形象。他们的服饰举止似乎不加任何修饰便可入诗入画，他们的一言一语又是那样地富有生活气息。舰平不知不觉地追求起沈从文的语言风格来，并为我所用地借鉴沈从文的美学表现手法。舰平几经波折，才逐渐地把自己的文学航向，在他的笔下也慢慢地出现了今天的辰河滩的吊脚楼和杏花码头。

舰平和其他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一样，也是率先从回顾历史起步的。然而，他并没有使自己的思想基点置放在静态的反思之上。总结是为了前进，为了展望。因此，舰平并不仅仅擅长于描绘滩姐们的苦难和奇争。收在《堂堂男子汉》这本集子里的小说大抵有如下两大类题材：一类是反思沅水人民之所以苦难以及随之而来的愚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苦难的生命历程中时时迸发出来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崇高的正义感）的社会历史原因；一类则是新生活的跃动。然而，由于长期的贫穷和闭塞所造成的传统因袭，杏花的追求和糯米粑的忍让（《杏花码头》）、向家五公公（《乔迁之忧》）的困窘和忧虑都使人忍俊不禁。但是蓬勃的改革态势，不仅使苦荞（《苦荞》）获得了新生活的喜悦，同时也因此而萌发了对自身价值的新认识。一切都处于时代交替的变动之中，一切都将

在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流变中去寻得恰如其分的判断。如果说贺达明由于当年嫉恶如仇的纯情而遭致了极左路线的摧残戕害因而命运坎坷的话，那么当历史的迷雾逐渐廓清消弭的时候，他那堂堂正正、不屈不挠的奋争终于又使他恢复了“堂堂男子汉”的尊称（《堂堂男子汉》）。这当然是新生活的馈赠。但在这情节表象的深层，我们分明又听到了历史欣慰的喟叹。在舰平的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一种为民立言的深切的忧患意识，同时也能够捕捉到阵阵扑面而来的、奔涌的时代气息。

但是，对于一个有所作为的作家来说，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历史使命感的自我觉醒，更在于他能否调动恰当的艺术手段，将这种可贵的社会意识通过他所虚构摹写的人物形象来震撼读者的心灵，从而引起他们能动的审美的和哲学的思考。舰平十分善于运用不同风格的语言形式和创作方法来表现他的小说素材。如果说在《船过青浪滩》中，他注重将滩姐置放在湘西山水的险恶之中展开映衬描摹，从而成功地展现了她那粗犷豪放形于外、温柔善良蕴于内的劳动妇女形象的话，那么取材于演员生活的《特邀电影演员》的遣字造句便相当的俏丽畅达，几近于翻译小说；而《误解》则使用了诗一般跳跃的断句形式，恰如电影艺术中的无技巧剪接，准确地反映了人物余自佳置身于感情野火的烧烤与道德自我谴责之中进退维谷、忐忑不安的微妙心境；此外，象《黄茄于》、《诱惑》等篇什，则明显地带有了思想上、艺术上的探索性质了。

仔细想来，正是舰平在故乡风情系列小说手稿之中不断

变换的手法技巧，使我在阅稿之初感觉到了初生牛犊的虎虎生气。嗣后，在我们稿来信往的字里行间，很快便又寻得了一种探索和思考的默契和相知的喜悦。于是便有了《船过青浪滩》的刊发，有了如今的欣然作序。

1986年春于上海

新花竞放，新人辈出，这是几年来文学创作繁荣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从一个重要方面，证明了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与正确。以发现、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宗旨的《希望文学丛书》，将向广大读者展示众多的新人新作的一角。

《希望文学丛书》将不断收集选编文坛新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以个人选集的方式陆续出版。

《希望文学丛书》作者的大多数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他们的作品也还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而敏锐的生活观察，浓郁的时代气息，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则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

《希望文学丛书》在迎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中，将预示着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的希望。

目 录

生活·文学·追求魏 庚· 1·

——《堂堂男子汉》序

“老龙溪”传奇	• 1 •
船过青浪滩	• 23 •
纤夫和他们的儿子	• 46 •
杏花码头	• 55 •
吊脚楼	• 76 •
田劳模的兴衰史	• 94 •
五 哥	• 117 •
心 愿	• 126 •
苦 荞	• 145 •
山 问	• 159 •
水侠孙二	• 176 •
乔迁之忧	• 199 •

“老龙溪”传奇

篇外缀语

人类，之所以由居于森林的古猿进化到可望征服宇宙的今人，正在于它对科学、文明的执着永恒、舍生忘死的追求。

这种追求，对于一个落后的部落或民族，尤其不可缺少甚至十分紧迫了！

我故乡湘西的老龙溪，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传奇故事，一个对于已经进入电子时代的人们来说犹如天方夜谭的故事……

但我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并不想拘泥于生活的真实，而是将我的愿望和理想（也是本篇故事主人公的愿望和理想）融入了这个传奇故事里。故此，敬希读者们不要过分考究和苛求故事中部分章节的生活真实程度如何。

• • •

于是，象征大于写实便是本文的写作契机。

它从一个黑森森的岩洞里流出来，凄凄惶惶地、无声无息地在水草和腐烂的植物根叶间穿行。然后，被无数道从原始丛林里渗出的涓涓细流纠缠在一起，流经一段浓荫蔽日的狭长幽谷时，才极不情愿地、而又无可奈何地扭成了一条小溪。它那绿得吓人的水底，摇曳着长长的、蓬乱的青苔。青苔中，时而游动着一两条水蛇或娃娃鱼。溪边横七竖八地躺倒着古老的枯枝朽木，枝干上长满了一簇簇白色的、或杂色的蕈类。偶有几只百无聊赖的水鸟飞来，落在那上面，望着从山崖上垂下的老态龙钟的枯藤，惆怅悲哀地啁啾一阵，便收起一只脚，将脑袋耷拉在翅窝里，开始做着漫长而忧郁的梦……

这与世隔绝的幽谷溪畔，有一座孤零零的山寨。寨子里的人们将小溪唤作老龙溪。

从那离寨子不远的一片块地来看，人们迁居这里已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了。据说是在一次血腥的家族间的厮杀后，幸存的一家半户攀山越岭走了七天七夜，才在荒无人迹的老龙溪畔定居下来。他们用古老的智慧和强悍，征服了山林猛兽，经过历代繁衍，终于逐渐强盛起来了。到如今，居然成为拥有二十余户的显赫家族了。

象接受那穿过重重屏障才漏进幽谷里来的几缕苍白无力的阳光一样，他们小心翼翼地接受着山外世界的信息。他们定期推选一位长者，带上几名后生子，捎着山货土产，珍禽皮毛，提前几日启程，去山外最近的一个小镇赶集（其实这

小镇本身就偏僻闭塞得不行)。他们换回了食盐、种籽、农具等（偶尔也买上几段土花布），便夜不歇店地又赶回山里来。除去应付交易，带队的长者必须说几句非说不可的生意经之外，其他人绝对不许与外人作更多的接触。如有哪位后生子经不住好奇心的驱使，犯了上述族规，除了回山接受处罚外，还将被永远取消再度出山的资格。女人们呢，则连这点可怜的“见世面”的权利都没有。

这里地处两县交界，两县政府都没将它划为行政管辖区。于是，愚昧而寂寞的云雾，长年不散地笼罩着这片山谷。寨子里的人们，长年无忧无虑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有一年秋天，寨子里突然来了一位自称有仙术的陌生人，族长将信将疑地接待了他，当晚，便让全寨男女老少都聚集到祠堂里来。

那人在神龛下拉起一道布帘，又在布帘前的供桌上吊起一只电灯泡，解说道：“当我施了仙术后，这盏神灯就会亮起来的。并且，风吹不熄。不信，可以试试！”说罢，他手舞足蹈地念了一通咒语，叫一声：“吾请仙翁去也！”便潜入布帘后，口中仍念念有词，捣鼓一阵，果真，“神灯”开始渐渐发红、变黄，最后竟放射出白炽耀眼的光芒来了！

族长一边揉着被刺痛的眼睛，一边胆颤心惊地走近供桌边，鼓起两腮，对着那“神灯”呼呼吹了两口气，真的不见有一丝忽闪！族长慌了，噗的一声跪下来，朝众人喝道：“神仙显灵了。还不赶快磕头谢恩！”众人哗啦一下跪倒一片，诚惶诚恐地磕头作揖。

这位仙客受到了山寨有史以来最隆重的款待。人们点燃篝火，为他载歌载舞。族长高擎酒碗，向这位给山寨带来光明的使者虔诚地祝福。仙客则大慈大悲地给每家每户赏赐了一盏“神灯”，并传下神仙的旨意：谁家对“神灯”顶礼膜拜最虔诚，谁家的“神灯”就会亮，给一家老少带来永久的光明和幸福！

仙客离寨时，面无愧色地牵走了两头牛和一群羊，牛背上驮着华贵的皮毛和山珍，还有驮不动的祝福和虔诚……

岁月在老龙溪里无声无息地流逝着。山民们长年累月地向那悬挂于屋梁上的“神灯”祈祷，但是，那孤傲冷漠的“神灯”，竟然从未眨过一次眼睛！

正当人们开始怀疑是否上当受骗时，一队名为“水利资源考察小组”的人马，又闯进幽谷里来了。

受过愚弄的山寨，如临大敌地注视着这些不速之客。族长一声令下，两扇笨重的松木寨门便强压愤怒地呜咽着，哐啷一声挂上了牛头大锁！

这些考察队员望着冷脸相对的寨门，苦笑一下，便知趣地涉溪过水，在山寨对岸的坟地旁扎起了帐篷。他们挥动着雪白的毛巾，在碧绿的溪水里洗去长途跋涉的疲劳和风尘。有人还放开了山泉一般的喉咙，唱着一支又一支动听的歌。那优美的旋律，迷住了被锁在寨子里的每一名姑娘和后生。寂寞的幽谷也应和着歌子的节拍，吟咏起意境深远的回声。

考察队员们吃完了晚饭，又兴致勃勃地在老龙溪的一条支流旁忙碌起来。终于，当月亮升起之前，一名胆大的后生，翻过了高筑的寨墙，象一头机灵的鹿子，悄然来到了

考察队员的帐篷边。

他叫龙崽，刚刚二十出头，生得膀大腰圆。棱角分明的嘴角上蕴藏着刚毅和倔犟；夜明珠似的眼睛里闪烁着好奇和聪颖。在他幼年时，双亲和姨母先后病死，于是，他与表妹为伴，在姨父家里长大成人。他是寨子里最不安份守己的后生。初次出山赶集，就不听劝阻，东问西看，还给表妹买了些寨子里女人从未见过的稀奇玩艺儿，小镜子啦，花手帕啦，塑料梳子啦等等。为此，他受到了族规的严厉惩罚：脱光了衣服，跪在祖宗的灵位前，任荆条来回抽打。表妹心疼得刷刷地掉眼泪，而龙崽却紧抿着厚嘴唇微微地笑着，脸上始终不露愧疚之色。现在，考察队员们将一个新奇而神秘的世界，带进这深山里来了，冷酷的寨门和坚固的石墙，怎能封锁得住年轻人一颗好奇、向往的心呢！

考察队员们发现了站在十步之外、仍怀有戒意的虎背熊腰的龙崽。他们先是微微一怔，随即轻松和蔼地朝他笑笑：

“你好哇，老乡！”

龙崽看清了这些人都是那么真诚和善，于是大大方方地走近前来。“你们……从哪里来的呀？”

“从县里。”

“县里是哪里呀？”

“唔……”考察队员们谁也没有料到竟会遇上这么一个提问，支吾了半天也难解释清楚，心里直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这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拍了拍龙崽的肩膀，轻轻叹了口气，问：“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龙崽。”

“呵，龙崽，请你到我们帐篷里玩一玩，好吗？”中年人热情地把龙崽领进帐篷里，龙崽立即对那里面的任何东西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问这问那，中年人都耐心地一一解答。

他又试着问：“老龙溪能作什么用吗？”

“哎，它作用大得很呢！这里水源四季不绝，地理条件也很好，筑起坝来，既可以灌田、养鱼，还可以发电……”

“发电？”龙崽忙打断他的话，“电是什么？”

中年人给他讲解电是怎么一回事，末了，拿起一把手电筒，摁了几下，道：“这灯泡为什么能亮？就是因为通了电！”

龙崽却惊得倒退一步，脱口而出：“神灯！”

当中年人问清了“神灯”的原委后，气得牙齿格格直响：黑良心的骗子！用一架中学做物理实验的摩擦生电机，竟使得渴求光明的山民们，对一只只用麻绳吊装的电灯泡，顶礼膜拜达数年之久！“唉！”中年人长叹一声，又惆怅地问道：“龙崽，你们寨子里有读过书的人吗？”

“读书？……”龙崽不解地圆瞪着眼睛。

中年人顺手拿起一本书来说：“这就是书。它可以告诉你很多很多事情，让你懂得很多很多道理。人要想变得聪明起来，就必须读很多很多书。”

龙崽接过书，却连一个标点也不认识。他突然恨起自己来：蠢！真蠢！为什么偏偏生在这个没有书读的蠢地方呢！……默想间，又听那中年人叫他一声：“喂，龙崽，过来帮一把。”龙崽搁下书本，慌不迭地奔过去。

中年人打开两只不大的木箱说：“这是微型轻便水轮机

组，今晚就用老龙溪的水来发电。你信不信？真要等这机器一转动，我们这盏‘神灯’呵，就会变成一轮小太阳的！”

龙崽仰脸朝帐篷顶端望去，那里早已挂起一盏比自己家那只更大、更透明的电灯泡。他毫不费劲地将那大蜗牛似的水轮机搂在怀里，对中年人庄重地点了点头。

龙崽异常兴奋地跟随中年人向老龙溪边走去。他知道，寨子里，正有几十双不眠的眼睛，贴着寨门和墙头，朝他这里张望着。其中包括为他提心吊胆的姨父——一位凿了一辈子墓碑的寨子里唯一的老石匠；还有偎在姨父身边的、他心爱的表妹。

他无所顾忌地与考察队员们混在一起，人家笑，他打着响亮的哈哈；人家唱歌，他也不甘寂寞地扯起喉咙，震响一串尖厉的唢呐。

他们用溪里的卵石在支流汇合处上方砌一道临时性的小坝。那戴眼镜的中年人，正在堤坝的下游铺设引水管和安置水轮机。只见他快活得象孩子似的连声嚷嚷：“哎呀呀，砌坝的，你们怎么搞的嘛？水头不够，坝还要加高，加高！”

考察队员们嘻笑着对龙崽道：“我们要争点气哩！这坝砌不上去，水轮机就转不动，我们的‘神灯’今夜就不会亮了，那寨子里的老乡就要看我们的笑话喽！”

龙崽在心里暗暗较着劲：是咧，要让族长和父老兄弟们都睁眼看看，我们（龙崽十分自豪地将自己和考察队员们归在一起称呼了）不是靠磕头作揖，而是靠科学——懂吗？科学！使“神灯”象小太阳一样亮起来！

只是，这溪里布满青苔的卵石偏偏不由人摆布，码不了